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十一

初學集卷三十五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錢謙益收齋撰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訪求天下大計咨諫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爲常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何販穀及子貸金

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善問遺居閒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阜隸咨嗟噓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永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摵衣視僮子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遠矣毋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孟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鍛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

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  
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  
之以斯言以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闊者無尙于余而在吾里中  
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  
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採珠而攻玉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  
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  
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櫓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  
陷也以閒開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  
行陣擰壓矢石捲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  
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

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天子可其奏乃譏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棄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卽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畧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之用

者又何如也君既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人而都人士朱君之裔儼然與焉先是上得玉璽于漳河膺符受籙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年三月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炳奕于橋門瀕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國家文明之祥而副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婿馮公之子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而王元之詩所謂利市襯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既

英妙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應稍閒篝燈簾閣杜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郎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國家取士用人不分南北而邇年有以北士多摧抑爲言者嘗觀岳文肅公受知于英宗皇帝召對文華殿上遙見卽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又曰是朕北方人更好繇此言之先朝未嘗不留意于北人也輦轂之下首善之地得一士焉譬之蓂莢屈軼發生于殿陛之前未嘗不尤以爲祥且異也朱君勉之異日如文肅受天子特達之知爲邦家之盛事余尙能援筆以記之姑先以復于敬仲如此

贈別方子玄進士序

余今年屏居長安賓從稀簡程處士孟陽王京兆損仲以其閒相過從二君蓋亟稱方子玄也子玄舉進士高第聲名籍甚簾閣篝燈吾伊如舉子時閒從孟陽損仲上下今古有志於文章之事損仲爲長歌贈之期以師法古昔無寄居

今人籬落下子玄以眎余又屬孟陽乞余言以爲贈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  
蓋已久矣經義之敝流而爲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爲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  
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  
于章句佔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弘治中學者以司馬杜氏爲宗以不  
讀唐後書相誇詡爲能事夫司馬杜氏之學固有從來不溯其所從來而驕語  
司馬杜氏唐以後豈遂無司馬杜氏哉務華絕根數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謂復  
古者蓋亦與俗學相下上而已馴至于今人自爲學家自爲師以鄙俚爲平易  
以杜撰爲新奇如見鬼物如聽鳥語無論古學不可得見且并其俗學而失之  
矣六經子史譬如藥物之有參苓也參苓之劑足以生人假令投之毒藥之中  
則亦化而爲毒藥而已矣今之學者繆種已成六經子史一入其中皆化爲異  
物又况司馬杜氏哉余有憂之居恒與孟陽抵掌竊嘆而不敢以告人子玄年  
富力强抗志古昔而又得損仲之言以導其前路知其于余言必有合也余得

請歸田行且與子玄別矣念古人贈處之義不可無一言以復于子玄歐陽子  
讀徂徠集之詩曰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  
愈氏此外豈知他子玄自今以往固將以宦學者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  
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寥寥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歎吾安得  
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搜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  
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  
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  
于思其鬚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  
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宮相當外制駿駿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  
老矣退院老僧日煨飯折脚鐺邊過活而淵孟方搢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

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羨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暢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閒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鑿鑿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墜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饗饌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睫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聞衡門剝啄聲胸次如撞杵白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踧踖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鬚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關仰面揮折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嗲嚙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羨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

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爲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朱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窮  
守節五十餘年請得准例覆覈表署其門天子下其事于所司旌有日矣范子  
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讚誦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形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先  
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歎歎煩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朱之歸于范  
也上奉皇舅之腆洗下庄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指長姑螯我幼叔  
蟄我後姑又從而甚閒我構鬪旁午跬步錯迕此其辛勤顚願固人世之所未  
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己與稚婦皆嫠也而己爲之長己之子  
與叔之子皆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漚與分饑寒與并性命與共久之螯我者  
悛閒我者豫兩孤若一子而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白  
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艱哉婦之

事其夫與臣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權倖長舌之姑也  
悞夫媚子聽熒之叔也又不幸而喪亂淳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不  
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并命如范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予如  
范之二母者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亡呼吸進有絕地  
而退無却步卒能慷慨誓死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也  
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  
漢之胡廣趙戒唐之六臣身爲糞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也聞二母之風亦  
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未  
有不如余之歎歎煩醒掩卷而太息者也長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  
以戒則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臣子乎何有繡黼  
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纍臣而必使爲乘韋之先也哉崇禎戊寅

清明日序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歷丁巳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於所司所司未及請汪子怒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芣苢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並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干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炤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訛死也雖有孤

苦峭獨蠛吻酸鼻者一稱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軒輊也論官其升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曾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圬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尙不及以沒人故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

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貶食敝車羸馬廉之  
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  
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廩乎  
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間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貲產恤恤乎其不  
忍朘而剝之也其持己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玉人之捧介圭而  
懼其隕越也彼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而後可以謂之  
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  
辨兼舉而並茂此其人可以治天下而矧于爲吏乎仁和卓去病清嚴慎許可  
人也司教河南之祥符亟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序明府愛民如  
子每決杖數十輒攢眉蹙額斯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斧劈理解  
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謂敬且正待宗室聯師儒馭豪  
強養小弱又不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明府家貴而履

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應卓異之選將入爲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纍臣墳詔獄而汚丹書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敍次其言以復去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臣等恭承明命矢

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自取罪戾謹合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考最將入爲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門人嚴子渡航吳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事而請余爲其叙余惟主上神聖深知垂旒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蜩螗沸羹簪筆告訐始於朝堂投匦飛章徧於閭里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既而厭然未有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白然後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卷舌于天街投讒人於有北海內咸長養和平而明主並受其福其關於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樽文君者必曰某也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辦以爲天子之大臣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分縷析而入告于我后如今日者也且上之采訪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感